



2022年2月3日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第1267(1999)、1989(2011)和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随函转递第1526(2004)和2253(2015)号决议所设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的第二十九次报告。该报告按照第2610(2021)号决议附件一(a)段的规定，向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第1267(1999)、1989(2011)和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提交。

请提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所附报告并将其作为安理会文件分发为荷。

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第1267(1999)、1989(2011)和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

主席

特里内·黑梅尔巴克(签名)



2021 年 12 月 22 日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根据第 2610(2021)号决议附件一(a)段给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第 1267(1999)、1989(2011)和 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的信

谨提及第 2610 (2021)号决议附件一(a)段，其中安全理事会要求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每六个月以书面形式向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第 1267(1999)、1989(2011)和 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提交综合独立报告，第一次报告最迟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提交。

因此，我根据第 2610 (2021)号决议附件一向你转递监测组第二十九次全面报告。监测组指出，报告以英文原件为准。

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

协调员

埃德蒙·菲顿-布朗(签名)

## 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根据关于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和实体的第 2368(2017)号决议提交的第二十九次报告

### 摘要

塔利班在阿富汗重新掌权是本报告所述期间(2021年6月至12月)发生的重大事件。阿富汗有可能成为基地组织以及与中亚及其他地区有联系的一些恐怖组织的避风港。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霍拉桑(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虽然控制的地盘有限,但仍有能力发动复杂袭击,让阿富汗的安全局势更加复杂。

与此同时,大多数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关联团体继续在非洲推进。在西非,特别是在萨赫勒地区,尽管存在内部分裂和对抗,但这些团体成功利用当地不满情绪和治理薄弱情况,掌控了越来越多的追随者和资源。

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这个伊黎伊斯兰国核心冲突区,伊黎伊斯兰国演变成主要是农村叛乱,并抵御来自该区域部队的持续反恐压力。伊黎伊斯兰国现任领导人仍然躲在公众视野之外,与此同时,该组织试图从领导人死亡和被俘造成的领导人减少中恢复过来。基地组织关联团体继续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伊德利卜地区控制着叙利亚西北部。

东南亚出现了一个亮点,有会员国报告,在东南亚打击与伊黎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有关联的恐怖主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功,并有可能迫使一个伊黎伊斯兰国关联团体撤退。

现行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继续阻碍跨境旅行,减少了作战人员流入冲突区及恐怖分子在非冲突区更广范围到处旅行产生的威胁,但增加了网上招募和让人激进化的可能性。

会员国和国际社会正在努力应对何时以及如何重新安置和起诉目前主要关押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监狱和流离失所者营地的前所谓“哈里发国”成员并使其重返社会问题。许多在孵化暴力极端主义环境中长大的一代儿童,面临特别风险。

估计伊黎伊斯兰国在核心冲突区的可用资金稳定在2 500万至5 000万美元之间,其中大部分资金估计仍留在伊拉克。据估计,该组织支出超过收入,并且正在为冲突区以及阿富汗和其他地区的业务活动提供支助。伊拉克最近抓获了一名伊黎伊斯兰国高级资助者,因而,人们期望,当局很快会获悉更多伊黎伊斯兰国剩余资金现在存放地点情况。

## 目录

	页次
一. 威胁概况及其演变情况 .....	5
二. 区域事态发展 .....	6
A. 非洲 .....	6
B. 伊拉克和黎凡特 .....	11
C. 阿拉伯半岛 .....	13
D. 欧洲 .....	14
E. 亚洲 .....	15
三. 影响评估 .....	18
A. 关于资助恐怖主义问题的第 2199(2015)和 2462(2019)号决议 .....	18
B. 关于文化遗产的第 2347(2017)号决议 .....	19
C. 关于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回返者和迁移者的第 2396(2017)号决议 .....	19
四. 制裁措施的执行情况 .....	20
A. 旅行禁令 .....	20
B. 资产冻结 .....	21
C. 武器禁运 .....	21
五. 建议 .....	21
六. 监测组的活动和反馈 .....	22

## 一. 威胁概况及其演变情况

1.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2021年6月至12月)塔利班在阿富汗重新掌权,促使全球关切该国可能成为基地组织及其关联团体的避风港,还可能吸引其他区域的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前往该国。

2. 全球从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中的恢复情况既不平衡也不确定。在一些地区,限制旅行和集会的公共卫生措施仍在实行;还有一些地区因公共卫生关切日增,又重新启用了此种措施。净效应是,跨境旅行仍然困难,而且,地方当局加大了监控。此种措施遏制了认为难以安全旅行或会面的恐怖分子在非冲突区构成的威胁。疫情的次生效应包括阻碍招募新成员,阻碍筹集资金及阻碍确定和攻击合适目标。然而,会员国仍然关切疫情对让人激进化和在线招募人员的影响,其中包括访问极端主义网站和可能进行在线密谋。因此,会员国仍认为,封锁放松时,可能会发生袭击事件,其中一些是预先计划的,而受到压制的威胁会证明只是非冲突区的暂时喘息。

3. 相比之下,冲突区的威胁并未减少。凡是法治薄弱之地的叛乱和恐怖活动都在继续。那些袭击当局或平民者并未因疫情却步,而试图管理或开展其他公共业务者不得不对疫情,结果却发现资源和能力捉襟见肘。因此,尽管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对疫情没有连贯一致的说法或战略,但他们在冲突区造成的威胁提升了,而且预计会进一步增加。

4. 伊黎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领导层继续面临困难。伊黎伊斯兰国现领导人阿米尔·穆罕默德·赛义德·阿卜杜勒-拉赫曼·萨勒比(QDi.426)<sup>1</sup>又六个月未对支持者露面或与之直接交流。据信,他和伊黎伊斯兰国领导层主要待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而且,他们继续蒙受损失。伊黎伊斯兰国元老经常在反恐行动中被打死,此外,伊黎伊斯兰国还受到重挫的是,伊拉克于10月11日宣布抓获了 Sami Jasim Muhammad al-Jaburi(别名 Hajji Hamid,未列名),此人负责伊黎伊斯兰国财务,据信也是萨勒比的最高级副手,可能继任伊黎伊斯兰国领导人。会员国就此事将对伊黎伊斯兰国的领导层及其财务造成多大打击意见不一,但 al-Jaburi 被活捉一事意味着伊拉克当局可能会获取关于该组织的大量宝贵情报。

5. 伊黎伊斯兰国各区域组织的出现业经证明进程缓慢,目前不清楚这些组织多快会充分建立起来并成熟到为伊黎伊斯兰国提供诸如外部行动规划等战略选择的程度。就该组织特性而言,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仍必不可少;阻碍这两国实现稳定和复苏的政治困局表明,不能排除伊黎伊斯兰国在核心区域最终复兴的可能性。

6. 尽管现在有证据表明,艾曼·穆罕默德·拉比·扎瓦希里(QDi.006)至少在2021年初还健在,但基地组织仍关切今后领导层情况。继塔利班2021年8月接管阿富汗后,基地组织也得到了极大提振,原因是其在塔利班内的一些最亲密同情者

<sup>1</sup> 萨勒比目前被列在穆拉(al-Mawla)这个姓氏下。监测组从伊拉克当局那里证实,萨勒比是他正确的姓氏,穆拉则是绰号。对此,将向委员会提议修正其列名。

现在在新的事实上的阿富汗政府中担任高级职务。塔利班的接管使得穆罕默德·萨拉哈丁·阿卜杜勒哈利姆·齐丹(别名赛义夫·阿德尔, QDi.001)若接替扎瓦希里后更有可能选择会在阿富汗站稳脚跟, 承担起新职责, 尽管一个会员国否认他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S/2021/655, 第 3 和 50 段)。根据 2020 年 2 月《多哈协定》, 塔利班承诺防止来自阿富汗的国际恐怖主义威胁, 但会员国关切的是, 只要基地组织不危及塔利班实现国际合法性的努力, 该政权就会为其提供避风港。

7. 伊黎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关联团体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在非洲的成功仍令会员国深感关切。伊黎伊斯兰国在莫桑比克和萨赫勒地区的关联团体均受挫, 但估计会构成持续重大威胁。伊黎伊斯兰国在乍得湖流域的关联团体实力增强, 吸收了已故的阿布巴卡尔·谢考(QDi.322)的大部分追随者, 从而证实了其作为伊黎伊斯兰国在核心区域之外人数实力最强省份的地位, 而且其似乎准备扩大行动区。与此同时, 基地组织在索马里和萨赫勒地区的主要关联团体的实力和野心继续扩大, 使会员国关切这些团体受到了阿富汗塔利班榜样的激发。

8. 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其他伊黎伊斯兰国作战人员和活动分子及其家属(包括未成年人)相互关联问题继续令会员国关切。伊黎伊斯兰国“哈里发国”遗留人员主要位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东北部的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和拘留设施。国际应对该问题的努力未能以与该问题严重性相称的速度取得进展。若不能积极主动地处理这些人员问题, 则有可能在中长期造成局势恶化。特别是较年轻居民继续困在恶劣条件下, 而且被激进影响所包围, 可能会变成训练有素的强硬极端分子, 增加“哈里发国”久经战场的作战人员今后几年和几十年可能构成的威胁。

## 二. 区域事态发展

### A. 非洲

#### 中部和南部非洲

9. 在莫桑比克德尔加杜角省, “先知的信徒”组织发动了进一步袭击, 该地方组织宣誓效忠伊黎伊斯兰国, 是伊黎伊斯兰国视为“伊斯兰国中部非洲省”的另一组成部分。区域会员国认为, 无明确证据表明伊黎伊斯兰国核心层指挥或控制了“先知的信徒”组织。由于德尔加杜角正在发生的人道主义危机规模大以及广大区域所受恐怖威胁日增, 莫桑比克分别于 2021 年 7 月 9 日和 15 日同意连同自己的莫桑比克国防军部署来自卢旺达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南共体)驻莫桑比克特派团的部队。

10. 会员国注意到, 自 7 月以来, 南共体驻莫桑比克特派团和卢旺达部队让“先知的信徒”组织遭受重挫。8 月 8 日, 卢旺达国防军从“先知的信徒”组织占领下解放了莫辛博阿-达普拉亚, 迄今为止, 该部队打死了 100 名武装分子。南共体驻莫桑比克特派团几次大规模行动摧毁了“先知的信徒”组织恐怖分子基地和训练营, 消灭了叛乱分子以及负责招募、灌输思想、训练、袭击和绑架的高级领导人。仅在 11 月, 这些部队就打死了 51 名武装分子。

11. 此后，零星暴力袭击更偏远地区平民情况增加。叛乱分子先是被逐出莫辛博阿-达普拉亚，然后被逐出姆巴乌，朝省会奔巴方向向南逃入基桑加。在作战人员被逐出马科米亚、穆埃达和楠加德后，也出现了同样模式，一些人又向西前往与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交界附近的尼亚萨省，从而打开了一条新战线，使冲突区局势复杂化。“先知的信徒”组织似乎是逃离了而并未被打败，其作战人员继续重组为更小、更自主的小组。有证据表明，这些分散的小组对安全部队发动游击袭击，同时掠夺脆弱的村庄以获取食物和必需品，他们经常斩首平民，警告平民不要与部署在该地区的军队合作。他们还绑架少女作为性奴，并绑架少男作为儿童兵招募入伍。

12. 由坦桑尼亚国民 Abu Yasir Hassan(未列名)领导的“先知的信徒”组织估计有 600 至 1 200 名作战人员，由当地人及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组成，这些作战人员主要来自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其次来自科摩罗。该区域的会员国日益担心暴力极端主义在南共体区域蔓延，认为加强跨境合作对遏制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的流动至关重要。

13.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由塞卡·巴卢库(别名穆萨·巴卢库，CDi.036)领导的民主同盟军(CDe.001)造成暴力袭击平民事件升级和国防军出现在北基伍省贝尼县，并加速扩张进入盛产黄金的伊图里省伊鲁穆县。继巴卢库 2019 年 7 月宣誓效忠伊黎伊斯兰国并在 2020 年 9 月声明民主同盟军不复存在、现在是“伊斯兰国中部非洲省”之后，有明显迹象表明民主同盟军领导层内部出现了分裂。那些忠于贾米勒·穆库卢(CDi.015)者声称自己是民主同盟军的合法领导人，拒不承认巴卢库对伊黎伊斯兰国的效忠，他们在 Mwalika 营地前军事指挥官穆扎亚、穆库卢的亲密顾问本杰明·基索克拉尼奥和穆库卢之子哈桑·尼安兹的领导下分裂出去。目前，围绕该分裂出去的团体有一些互动，这表明该团体可能希望就其可以加入政治进程的条件进行谈判。

14.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针对民主同盟军的军事行动导致袭击升级，导致民主同盟军扩张到伊图里省。民主同盟军的成员是乌干达人和刚果人，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主要来自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其次是肯尼亚，也有些人来自布隆迪。迄今为止，有记录显示，2020 年初，有 4 名莫桑比克人在民主同盟军营地受训。会员国报告，一名约旦国民于 2021 年 9 月 18 日在贝尼被捕。尽管初始报告表明，此人可能受过无人机和简易爆炸装置方面的培训，但随后信息表明，此人正在谋求探索非法手工开采黄金。一个会员国估计，此人可能与伊黎伊斯兰国核心层有联系，可能寻求为伊黎伊斯兰国创收；另一会员国报告，此人是伊黎伊斯兰国在网上招募的。

15. 一个会员国指出，民主同盟军成员塞卡·巴卢库、Meddie Nkalubo(别名“惩罚者”(Punisher)，未列名)和 Abu Akassi(未列名)通过各省总局及其驻索马里 Al-Karrar 办事处与伊黎伊斯兰国核心指挥层联系，但这种关系并不牢固。几个区域会员国否认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的民主同盟军与伊黎伊斯兰国之间存在任何指挥与控制联系。然而，会员国注意到，民主同盟军与伊黎伊斯兰国之间的通信联系日增，这有助于扩大民主同盟军在当地的地位和宣传，同时加强伊黎伊斯兰国

足迹遍布全球的形象。自 2020 年 9 月以来，伊黎伊斯兰国加强了主要是在伊图里推动的民主同盟军活动的协调。最近，有一个电报(Telegram)群一直运作，宣传民主同盟军的袭击，这会加强伊黎伊斯兰国的宣传。民主同盟军也在用电报与作战人员和特工人员通信。

## 东部非洲

16. 10 月 1 日，卢旺达政府宣布逮捕了计划在基加利发动恐怖袭击的 13 人。这些嫌疑人都与民主同盟军有关联，并在其指导下行事。区域各首府是否存在类似小组需要进一步评估。然而，在坎帕拉发生的爆炸事件表明，这种小组确实存在。

17. 乌干达 10 月和 11 月发生了四次致命爆炸；当局证实，袭击者使用了带有民主同盟军印记的自制炸药。10 月 23 日和 25 日，发生了两起当地人实施的爆炸事件，一个是在一家餐馆，另一个是在一辆公共汽车上。乌干达警方逮捕了爆炸事件协调者，是民主同盟军一名当地指挥官，还逮捕了三名乌干达男子，他们从民主同盟军那里得到了 114 000 美元，用于支付在乌干达实施袭击的行动人员和特工。11 月 16 日，三名自杀炸弹手在坎帕拉袭击了中央警察局和议会区。反恐人员打死了 5 名嫌疑人，逮捕了 21 人。被打死的人中有 Sheikh Muhamed Kirevu(未列名)，他是当地伊斯兰教领袖和民主同盟军招募人员，负责复兴坎帕拉的恐怖组织。有证据表明，乌干达民主同盟军炸弹制造者 Meddie Nkalubo 通过电报从刚果民主共和国马迪纳营地发送了制造简易爆炸装置的指令，此人作为民主同盟军的通信和宣传主管，也负责拍摄和剪辑视频。

18. 显然，民主同盟军正在重新介入乌干达和邻国。这表明出现了一个包括散发资金、散播招募和恐怖战术的全方位的区域恐怖威胁，涉及与伊黎伊斯兰国有关联的个人，这些人对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的民主同盟军并在莫桑比克北部的叛乱分子中有一定影响力。

19. 青年圣战运动(青年党)(SOe.001)继续巩固其在索马里的地位，而索马里目前政局阻碍了该国对此组织作出有效应对的能力。青年党大量利用爆炸装置、自杀爆炸和汽车炸弹，对索马里政府、军方、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和平民发动袭击。青年党也在侵袭邻国。由于埃塞俄比亚侧重于应对自己的安全挑战，青年党正在利用这个机会扩大影响力和地盘，并增加其在埃塞俄比亚边境的活动。青年党和索马里伊斯兰国在邦特兰都有存在，但青年党仍然是主要力量。伊黎伊斯兰国接连受损，其目前兵力估计在 260 至 300 名作战人员之间，而青年党的作战人员估计在 7 000 至 12 000 人。青年党可能会利用其在这一区域的兵力优势，与邦特兰安全部队作战。

20. 令人日益关切的是青年党完备的税收制度，该制度减少了青年党对外部资金的依赖，让该组织每月能募集 200 万至 1 000 万美元。该组织通过一个全面非法征税制度对一些货物和服务征税来向公民勒索钱财，还针对性地详细审计富商的生活方式以征收天课，并利用移动货币、当地银行账户和移动货币钱包来收取收入。



## 西非

21. 一些会员国报告，西非的基地组织和伊黎伊斯兰国关联团体通过利用当地不满情绪、击垮捉襟见肘的安全部队并利用武装团体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似乎取得了决定性进展。一些国家当局倾向于与“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QDe.159)和大撒哈拉伊斯兰国(QDe.163)谈判。还有一些国家认为让恐怖分子参与对话有可能加强他们的影响力。“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成功地利用治理不善的脆弱国家的弱点来实现其宏伟的控制地盘目标。在这方面，几个会员国报告，马里首都本身受到威胁，安保圈现在限于以巴马科为中心的 40 公里范围。面对国际部队的持续反恐行动，该组织利用周密的继任规划避免了指挥与控制方面的缺漏。

22. 在马里中部，基地组织和“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关联团体马西纳解放阵线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存在，并按照“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的蓝图推行宗教习俗强加自己的意志，现在转入了控制地理和支配人口的最后阶段。在塞内加尔，一个会员国强调，“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正在对穆里德兄弟会持续施压，目的是取代既有伊玛目并控制天课款项的重新分配。在马里西南部，与马西纳解放阵线领导人阿马杜·库法(QDi.425)关系密切的 Modibo Bah(未列名)负责协调三个团体。其中一个是 Boulhy(未列名)领导的、控制清真寺的团体，据报该团体 7 月绑架了三名外籍工人，9 月袭击了一家采矿公司，并在 Tougui 和 Flanibougou 为马西纳解放阵线建立了后勤基地。第二个是 Moulaye Arbi(未列名)领导的团体，该团体自 8 月以来威胁伊玛目，控制 Kuala 和纳拉之间的道路，部署简易爆炸装置并发动袭击。第三个是 Ousmane Sangare(未列名)领导的团体，该团体在马南塔利水库周围活动，寻求扩张到塞内加尔和几内亚。

23. 伊斯兰辅士组织仍然是布基纳法索北部当地一个富拉尼人组织。该组织支持基地组织关联团体马西纳解放阵线和卡提巴古尔马，正在向南推进以扩大行动区。该组织由 300 至 350 名战斗人员组成，这些人部署在杜安扎、马利及吉博、多里、卡亚(瓦加杜古以北 100 公里)和瓦希古亚周边和之间的地区。一些会员国确认该组织领导人 Jaffar Dicko(未列名)与“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领导人伊亚德·阿格·加利(QDi.316)有联系。11 月 14 日，伊斯兰辅士组织在伊纳塔一个金矿附近领导了一次袭击，打死了 49 名警察。一个会员国警告，该组织还参与大规模绑架，强行招募战斗人员。在布基纳法索南部，即“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和撒哈拉伊斯兰国主要行动区以南，一些犯罪集团正在向受极端主义意识形态促动的结构化恐怖团伙转变。一个会员国强调，Abou Hanifa(未列名)是恐怖分子，与“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关系密切，他在尼亚美至瓦加杜古公路沿线放置简易爆炸装置。

24. 在布基纳法索、马里和尼日尔三国交界地区，大撒哈拉伊斯兰国领导人阿德南·阿布·瓦利德·萨赫拉维(QDi.415)于 8 月 17 日被打死。接替他的是 Abdul Bara al-Sahraoui(别名 Abdul Bara al-Ansari, 别名 Abu Omarou, 未列名)，此人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后勤人员，先前在利比亚活动。一些会员国报告，10 月在马里 Akabir 镇，此人会见了一个伊黎伊斯兰国领导人代表团，该代表团从伊黎伊斯兰国核心

地区前去评估萨赫勒和尼日利亚的伊黎伊斯兰国关联团体情况并提供指导，这些团体是同一区域网络的一部分。

25. 大撒哈拉伊斯兰国继续在马里古尔马区与“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作战，部分是为了控制巴马科和阿尔及利亚南部黄金开采区并接近买家。

26. 在几次行动受挫后，大撒哈拉伊斯兰国及其人数在 400 至 1 000 人的战斗人员在尼日尔利普塔科采取了更具防御性的态势，目标是向尼亚美和塔瓦扩展。大撒哈拉伊斯兰国先前袭击军营，但其行动现在侧重于软平民目标。高级特工人员损失导致大撒哈拉伊斯兰国各分组之间缺乏凝聚力，但行动仍在持续。关于其供应，一个会员国报告，大撒哈拉伊斯兰国的支持者在贝宁、加纳和多哥经营三个仓库；有人在贝宁彭贾里国家公园以南唐吉埃塔见过作战人员。

27. 在尼日利亚，“伊斯兰国西非省”(QDe.162)因致力于传播先知教导及圣战人民军(“博科圣地”)(QDe.138)的领导人阿布巴卡尔·谢卡乌(QDi.322)于 2021 年 5 月死亡而得到加强。会员国对“伊斯兰国西非省”领导人 Abu Musab al-Barnawi(未列名)现况仍有分歧，据报他在 9 月与“博科圣地”战斗人员和 Ba Koura(未列名)领导的团体的战斗中被打死。虽然 Malam Baku(别名 Malam Bako, 未列名)已经取代 al-Barnawi 成为“伊斯兰国西非省”的领导人，之后可能是 Sani Shuwaram(未列名)，但一个会员国表示，al-Barnawi 可能已经恢复了之前的角色，担任各省总局 Al-Furqan 办公室主任，确保与伊黎伊斯兰国核心层的业务、后勤和财务联络。Al-Anfal 办公室几乎不复存在；其在马格里布和萨赫勒地区的职责已移交给乍得湖流域的 Al-Furqan 办公室。此外，据报，al-Barnawi 于 6 月经伊黎伊斯兰国核心层事先批准，解散了旧的“伊斯兰国西非省”协商委员会。该组织及其 4 000 至 5 000 名战斗人员随后被重组为四个分支：乍得湖、通布纳、桑比萨森林和通布图。因内部反对这些发展事态发展，导致 8 月中发生了暴力叛乱。

28. “伊斯兰国西非省”试图整合“博科圣地”的作战人员，但事实证明难以统一。Ba Koura 仍然活跃，此人作为“博科圣地”在乍得湖的埃米尔，于 9 月 27 日征服了 Kirta Wulgo 岛，并在尼日尔建立了自己的圣所。Aliyu Ngulde(未列名)试图在曼达拉山重建该组织，而 Adamu Yunusa(别名 Saddiqu, 未列名)活跃在尼日利亚西北部黄金开采区。一个会员国估计，他们与 Dogo Gide 领导的犯罪集团并与黑非洲穆斯林守护者(也称为安萨鲁)(QDe.142)合作，但未系统地加入部队。

29. 喀麦隆和尼日尔的袭击事件日增，凸显出“伊斯兰国西非省”有能力扩展到尼日利亚之外。在尼日尔科马杜古约贝区域，Abba Gana(未列名)于 2021 年领导了 20 多起恐怖袭击。该组织是否有能力在尼日利亚西北部进一步推进以便与大撒哈拉伊斯兰国协调未予证实。一些会员国报告，“伊斯兰国西非省”继在尼日利亚东北部的战术成果后可能增加了资源。该组织的收入来自战利品、对当地居民的勒索、渔业和农业及天课。

## 北非

30. 尽管反恐成就成功地压制了恐怖活动，但摩洛哥当局仍然关切来自伊黎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的威胁不可预测。在本报告所述期间逮捕了一些受到激发的单独

行动者；6月至10月，伊黎伊斯兰国的三个小组被捣毁，其中之一是9月14日被捣毁的 Errachidia 小组，该小组包括计划袭击政府目标的七人。

31. 利比亚的恐怖活动减少，原因是伊黎伊斯兰国未能吸引新兵并控制地盘，但伊黎伊斯兰国继续努力在该国坚守阵地。未解决的政治问题可能为恐怖组织重现利比亚、特别是费赞地区提供空间和机会。

32. 基地组织在利比亚的据点在西南部的奥巴里和盖特，只有 50 名战斗人员，分布在几个城镇。当地人口的多样性使基地组织作战人员能够融入社会架构。这个地区有些人向远在马里北部的恐怖团体提供后勤支援。一个会员国报告，以萨赫勒为基地的恐怖团体的特工人员用过奥巴里郊区一些藏身之处。作战人员使用的两条路线穿过廷扎瓦滕、Anai、Tin Lamsan(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尼日尔三国交界地区 Anai 以东)和奥巴里-Wadi al-Shati'-Idri 至利比亚。

33.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利比亚(利比亚伊斯兰国)(QDe.165)的成员也在费赞地区，但据估计，该组织已减为约 50 名作战人员，主要分布在塞卜哈、穆尔祖克和 Umm al Aranib 之间。最近一次逮捕促使查明了来自厄立特里亚、加纳、肯尼亚、马里、尼日利亚、尼日尔、塞内加尔和苏丹的另外 30 名外国作战人员。利比亚伊斯兰国虽然受到削弱，但仍保留了一些行动能力，把继续保持在利比亚南部的存在放在优先地位，希望在那里重组指挥部。利比亚伊斯兰国所受挫折包括，阿德南·阿布·瓦利德·萨赫拉维(别名 Abu Al Walid al-Sahrawi, QDi.415)被打死，这些挫折使该组织无法开展更宏伟的目标，包括协助伊黎伊斯兰国在该地区的其他分支。

34. 在埃及，“耶路撒冷支持者”的活动减少，该组织是一个当地恐怖组织，承诺效忠伊黎伊斯兰国，被伊黎伊斯兰国核心层承认为“省”，而且在伊黎伊斯兰国的宣传中受到大肆宣扬。自 2019 年以来，埃及本土未发生伊黎伊斯兰国或基地组织发起或声称发起的恐怖袭击。这既归功于反恐行动，也归功于鼓动“耶路撒冷支持者”领导人叛逃的举措，这削弱了士气，加强了该组织正在衰落的印象。埃及对西奈半岛基础设施、交通和住房的公共投资也是其中一个因素。

## B. 伊拉克和黎凡特

35. 伊黎伊斯兰国利用两国之间管理松懈的边界，继续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开展农村叛乱负隅顽抗，同时在安全压力低的地区继续开展行动。据估计，伊黎伊斯兰国在这两个国家有 6 000 至 10 000 名作战人员，在那里组建小组并训练特工人员以发动攻击。该团体的行动领导人主要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一些主要提供财政和后勤支持的行政领导人则在邻国。伊黎伊斯兰国的领导人阿米尔·穆罕默德·赛义德·阿卜杜勒-拉赫曼·萨勒比仍然完全在公众视野之外。自萨勒比 2019 年 10 月下旬担任伊黎伊斯兰国领导人以来，没有发布任何关于他的视频或音频记录。一个会员国指出，他采取极端措施确保自己的安全，不允许在他附近携带任何电子设备。据信，他定期往返于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之间。

36. 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尽管最近的叛乱活动有限，但伊黎伊斯兰国仍然活跃。该团体利用沙漠藏身处进行战斗训练，这可能是为了恢复外部作战能力并为

区域行动培养战斗人员。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伊黎伊斯兰国的行动集中在代尔祖尔幼发拉底河东侧。袭击范围还扩大到霍姆斯和哈马两省，同时在德拉、苏韦达、哈塞克、拉卡和大马士革也很活跃。据评估，德拉的局势不稳定，一个会员国估计，伊黎伊斯兰国在那里至少有 300 名战斗人员，此外在霍兰山区还有潜伏小组。

37. 伊德利卜冲突降级区作为提供有限庇护的战略要地，对伊黎伊斯兰国仍然十分重要；有人注意到伊黎伊斯兰国在土耳其边界附近有一些活动。沙姆解放组织<sup>2</sup>仍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西北部的最主要恐怖主义团体，控制着伊德利卜。会员国估计，沙姆解放组织的人数在 6 000 至 15 000 名作战人员之间。沙姆解放组织主要通过税收筹集收入。一个会员国强调对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可能被挪用感到关切，并报告说，沙姆解放组织对在其控制区开展活动的慈善和救济组织施加限制，强迫它们提交每月救济物资的一部分，否则可能被禁止向受益人提供服务。

38. 沙姆解放组织试图对抗伊德利卜的其他武装民兵，全面控制该地区。这对当地的基地组织附属团体“宗教捍卫军”影响最大，据报，该团体失去了许多领导人，正处于最脆弱阶段。“宗教捍卫军”的人数估计在 1 000 至 3 000 名作战人员之间。在伊德利卜受到行动压力后，许多“宗教捍卫军”作战人员转移到南部，在德拉和苏韦达组成小组。据报，在伊德利卜只剩下留驻人员，包括该团体的领导人。鉴于被杀的中层指挥官人数，该附属团体的长期生存能力颇堪质疑。

39.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东伊运)(QDe.088)/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共有 1 000 至 3 000 名作战人员，主要分布在伊德利卜、阿勒颇、拉塔基亚和哈马各省。据一些会员国称，东伊运/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作战人员继续在沙姆解放组织框架内行动。他们还与“宗教捍卫军”和“真主唯一圣战组织”合作，联合袭击叙利亚武装部队，并试图招募和派遣战斗人员到中亚国家和中国开展恐怖主义袭击。东伊运/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建立了数个训练营地，招募和培训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以及东伊运/突厥斯坦伊斯兰党成员的子女。据一个会员国称，该团体设立中转站，为作战人员提供过境、资金支持、招募等后勤服务。

40. 在伊拉克，持续的反恐行动在减少伊黎伊斯兰国活动方面产生了积极成果，巴比伦音乐节在 10 月举行，没有发生任何事件，就证明了这一点，不过，在沙漠和农村地区各小组仍然活跃。该团体保持着发动致命袭击的能力，利用城市地区发展其秘密网络。伊拉克境内的伊黎伊斯兰国小组还侧重于打经济战，将基础设施、特别是输电线作为目标。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伊黎伊斯兰国继续稳步发动袭击，包括进行打了就跑的行动、开展伏击和埋设路边炸弹，主要集中在基尔库克、迪亚拉和萨拉赫丁各省。据报，有大批伊黎伊斯兰国作战人员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越境进入伊拉克，包括途经辛贾尔地区，并在 Hamrin 山脉藏身。该团体试图利用这一地区的安全漏洞，以期今后在那里加大袭击。

41. 对政府部队和平民的袭击仍在继续，目的是煽动恐慌，增加对当局的压力。10 月 26 日，伊黎伊斯兰国袭击了迪亚拉省村民，似乎意在加剧宗派紧张关系。

<sup>2</sup> 列名为黎凡特人民支持阵线(QDe.137)。

在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边缘地带，行动变得更加频繁，包括 12 月 2 日的一次高调袭击，袭击造成 13 人死亡。10 月，商定成立包括佩什梅加和伊拉克部队的联合旅。尽管伊黎伊斯兰国在安巴尔省的活动减少，但据评估，该地区有使该团体能够重新部署并加强其战斗力的有利条件，据报，该团体已在安巴尔沙漠建造了据点和隧道，有许多潜伏小组和数百名作战人员。

42. 伊黎伊斯兰国继续失去领导人。10 月 11 日，伊拉克宣布抓获了伊黎伊斯兰国财务主管 Sami Jasim Muhammad Al-Jaburi，这是对该团体的沉重一击。据报，他被发现持有表明其为邻国难民的居留许可证。一个会员国称他在伊黎伊斯兰国负责伊黎伊斯兰国的外部省份；这一信息未得到其他会员国的证实。他的被捕使自萨勒比掌权以来损失的伊黎伊斯兰国高级领导人名单上再增添一人。其他人包括伊拉克伊黎伊斯兰国前省长 Jabbar Ali Al-Issawi(2021 年 1 月被杀)，据报由 Abdallah Mosleh Al Rafi'i(别名 Abu Mosaab, 未列名)取代；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伊黎伊斯兰国前省长 Haidar Mohamed Oayed Al Oubaydi(2020 年 2 月被杀)，据报由 Abu Yasir Al Iraqi(未列名)取代；萨勒比的副手 Moataz Noman Abd Al Jabouri(2020 年 5 月被杀)。一些会员国评估认为，这些损失严重削弱了该团体，另一些会员国则认为，伊黎伊斯兰国核心组织卷土重来的威胁依然存在，特别是在反恐压力减轻的情况下。

### C. 阿拉伯半岛

43. 会员国评估认为，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半岛基地组织)(QDe.129)正因内部分裂和军事进攻而受挫。尽管该团体面临挑战，但会员国认为，该团体继续构成重大威胁并继续将重点放在外国目标和策划建立外部行动能力。在也门，该团体正在巩固其中部和东部省份的立足点。该团体继续利用内战，将其领土基地转移到南部阿比扬省(据一个会员国称，在那里该团体实力最强)以及贝达省和夏卜瓦省，并转移到东部的哈德拉毛省和马哈拉省。它的首要任务是掌控亚丁湾沿岸港口和油气基础设施。

44. 尽管加强了招募活动，但半岛基地组织的战斗力量没有明显增加。一个会员国估计，该团体约有 3 000 名作战人员。没有关于大量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前来补充其队伍的报告，只是招募了数量有限的非洲移民担任初级职位。半岛基地组织也不愿意大规模招募移民，因为以前曾有人试图渗透。一个会员国最近报告说，该团体正在建立数个作战人员训练营地。

45. 半岛基地组织领导人 Khalid Batarfi(未列名)出现在 11 月发布的两段视频中，他在视频中承认该团体正面临挑战，包括面临财政压力，同时强调正努力重新集结并使作战人员准备好发动针对西方的行动。目前的信息表明，Batarfi 是半岛基地组织的领导人，而且逍遥法外，有充分的行动自由。他被描述为专注于将半岛基地组织团结在他的领导下，但被更广泛地认为是正在崛起的基地组织第二代领导人。

46.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该团体声称对贝达省一系列针对胡塞武装的小规模行动负责，这些行动大多是利用简易爆炸装置进行的。与此同时，该团体媒体部门的

活动增加。会员国评估认为，半岛基地组织在向支持者和潜在新兵传播基地组织宣传信息方面仍发挥主导作用。

47. 半岛基地组织仍然敌视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也门(伊黎伊斯兰国-也门)。伊黎伊斯兰国-也门继续走下坡路，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没有重大活动。一个会员国评估说，由于敌对团体的持续压力，伊黎伊斯兰国-也门失去了许多作战人员，缺乏重大行动能力。

#### D. 欧洲

48. 在欧洲，恐怖主义威胁等级仍是中等，不过在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出现以下事件后提高了威胁等级：10月15日，一名议员被杀害；11月14日，一人在利物浦引爆简易爆炸装置，此人可能是计划袭击国殇星期日教堂活动，但一名出租车司机挫败了他的计划。在更广泛区域内，威胁在不断演变，需要认真分析，支持拟订旨在防止其死灰复燃的反恐政策。

49. 数位欧洲反恐检察官指出在目前对本土恐怖主义案件的调查中存在一个共同模式。案件通常涉及心理脆弱的年轻人，他们曾参与最近或被挫败的袭击活动，将对极端暴力的迷恋与个人不满结合在一起，这使他们容易接受基地组织和伊黎伊斯兰国的宣传。大多数人与招募者没有个人联系，而是在宣传和希望复制先前的恐怖主义袭击愿望的综合作用下自我激进化。数位检察官报告说，最近的实施者和有志于此的袭击者经常单独行动，尽管他们可能通过社交媒体与一系列极端分子有联系。这些检察官指出，在欧洲，反犹太主义是一种怨愤，将基地组织和伊黎伊斯兰国同情者与极右翼极端分子联系在一起。

50. 在欧洲，社交媒体仍是煽动和组织恐怖主义分子的主要载体，但一个会员国指出，在法国，一些既有的阿尔及利亚人网络最近恢复了用于灌输教条和招募目的的更传统做法，在宗教场所举行面对面会议，而不是在网上讨论。

51. 据报，在欧洲监狱中，不思悔改的2014年至2016年期间被定罪的恐怖主义分子和支持者拒绝接受早释机会，以避免在释放时被施加具体的控制措施。会员国认为，需要对这些人进行持续监测。

52. 在2020年10月一名法国高中教师被斩首后，数个欧洲会员国查明在其国家合法居住的车臣人与基地组织和伊黎伊斯兰国成员及同情者有联系。这些调查确定了与来自北高加索和中亚部分地区的若干个人和网络有关的威胁，其已在欧洲城市形成了潜伏小组。在2020年4月在德国被捣毁的Takim小组案件中，伊黎伊斯兰国核心组织指挥塔吉克国民实施袭击，居住在奥地利的车臣协助者为此提供支持。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调查查明了这些社区的其他成员曾前往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此前无人知道他们是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其他调查使人注意到，车臣个人利用天课款资助恐怖主义行为，他们在欧洲、美利坚合众国和西非建立了收款和再分配系统。

53. 移民路线仍受到欧洲反恐当局的严密监控，比如，11月10日，一名从土耳其返回的比利时-摩洛哥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在保加利亚被捕，此人曾是2015

年巴黎袭击事件主谋 Abdelhamid Abaaoud 的同伙。数个会员国还提到来自伊拉克的非法移民的案件，这些人后来根据战场证据被确认是在核心冲突区实施袭击的伊黎伊斯兰国特工人员。

54. 自 2020 年 9 月重新出版《查理周刊》讽刺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和 2021 年 9 月 8 日开庭审理 2015 年巴黎袭击案以来，数个会员国报告说，基地组织的宣传越来越多地将法国确定为袭击目标，这也影响到其他欧洲会员国的安全。

55. 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一些欧洲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仍在参战，还有些人在监狱和营地里。还存在一个会员国所称的“幽灵现象”，指的是被认为仍然活着但其身份、下落和意图不明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

56.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会员国从冲突区向欧洲遣返了一些妇女和儿童。其中一些妇女在伊黎伊斯兰国发挥积极作用，包括一名受过武器训练的“道德警察”部队的特工人员和一名招募者。在第一批从营地回返的妇女抵达欧洲两年后，据报，大多数人已脱离伊黎伊斯兰国；一些人仍然公开保持激进态度，需要持续对其进行监测。然而，数个会员国指出，监狱通常没有收押从冲突区返回并被判犯有恐怖主义罪行的妇女的专门改造的设施。11 月 14 日，Douha Mounib(未列名)试图从法国监狱越狱，从中可以看到这位希望返回核心冲突区的女性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的决心。在卫生和社会服务部门支持下，对回返儿童进行的最新评估是令人乐观的，但有些儿童令人更加担忧，他们先前曾直接接触到战斗和暴行。一个会员国评估认为，从冲突区返回的男子和妇女中有 15%被认为是危险人物，另有 15%深受伊黎伊斯兰国或基地组织意识形态的影响。

## E. 亚洲

### 中亚和南亚

57. 8 月 15 日，塔利班控制了阿富汗，该国的安全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最近，没有迹象表明塔利班采取了行动，限制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在该国的活动。相反，恐怖主义团体在那里享有比近些年来任何时候都更大的自由。不过，会员国未报告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流向阿富汗的重大新动向。

58. 8 月 31 日，基地组织发表声明，祝贺塔利班取得胜利。自那次声明以来，基地组织一直保持战略沉默，可能是为了不损害塔利班获得国际承认和合法性的努力。基地组织还在继续从损失一系列领导人中恢复，据评估，该组织无力在海外开展高调袭击，但这仍是其长期目标。负责协调乌萨马·本·拉丹安全的阿明·穆罕默德·哈克·萨姆·汗(QDi.002)于 8 月下旬返回阿富汗家中。一个会员国报告说，本·拉丹的儿子 Abdallah(未列名)10 月访问了阿富汗，与塔利班会晤。据报，艾曼·扎瓦希里(QDi.006)至少在 2021 年 1 月还活着，但会员国仍认为他健康状况不佳。

59. 由 Osama Mehmood(未列名)及其副手 Atif Yahya Ghouri(未列名)领导的基地组织印度次大陆分支在阿富汗的加兹尼、赫尔曼德、坎大哈、尼姆鲁兹、帕克蒂卡和查布尔等省仍有存在，该团体在这些省与塔利班并肩作战，反对被推翻的政

府。据估计，基地组织印度次大陆分支有 200 至 400 名作战人员，主要来自阿富汗、孟加拉国、印度、缅甸和巴基斯坦。

60. 会员国评估认为，在数千名囚犯获释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霍拉桑(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QDe.161)的人数现已从早些时候的估计数 2 200 人增至近 4 000 人。一个会员国估计，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多达一半是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尽管该团体控制阿富汗东部有限的领土，但其有能力开展高调复合式袭击，如 8 月 27 日在喀布尔机场造成 180 多人死亡的爆炸事件，以及随后的几次袭击。

61. 塔利班将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视为主要的武装威胁，因为该团体旨在将自己定位为阿富汗的主要拒绝主义力量，并制定了威胁中亚和南亚邻国的更广泛区域议程。会员国估计，如果阿富汗陷入混乱，一些阿富汗和外国极端分子可能转而效忠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该团体的领导人仍是阿富汗国民绍纳拉赫·贾法里(别名 Shahab al-Muhajir, QDi.431)。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前领导人 Aslam Farooqi(未列名)越狱，随后重新加入该团体，担任高级职务。8 月，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前领导人 Abu Omar al-Khorasani 在塔利班控制关押他的监狱后不久被塔利班杀害。

62. 积极参与同塔利班并肩作战的中亚恐怖主义团体伊斯兰圣战组织(QDe.119)、伊玛目布哈里战斗营(QDe.158)和乌兹别克克斯坦伊斯兰运动(QDe.010)现在在该国享有更大的行动自由。驻阿富汗的中亚各国大使馆关切地注意到，这些团体的一些领导人自由前往喀布尔。伊斯兰圣战组织由吉尔吉斯人 Ilimbek Mamatov(未列名)及其塔吉克斯坦副手 Amsattor Atabaev(未列名)领导，被认为是阿富汗最有战斗力的中亚团体。该团体主要在巴达赫尚、巴格兰和昆都士各省开展活动。伊玛目布哈里战斗营由塔吉克国民 Dilshod Dekhanov(未列名)领导，目前驻扎在巴德吉斯省巴拉穆尔加布县。该团体招募了阿富汗当地人，增强了实力。9 月，Mamatov 和 Dekhanov 分别访问了喀布尔。每个领导人都游说塔利班支持将中亚团体统一在他们各自领导下，以表彰他们对塔利班胜利的贡献。据报，塔利班拒绝了这些提议，更倾向于把这些团体作为单独军事单位纳入新成立的塔利班军队。

63. 伊玛目布哈里战斗营和真主唯一圣战组织也在沙姆解放组织框架内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伊德利卜省活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的伊玛目布哈里战斗营由 Ramazan Nurmanov(未列名)领导，他是塔吉克国民，1991 年出生，是第二代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的代表。他的父亲是一名作战人员，1990 年代离开塔吉克斯坦到阿富汗，后来转移到叙利亚冲突区。目前，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的伊玛目布哈里战斗营由 110 名作战分子组成，他们主要在拉塔基亚省活动。伊玛目布哈里战斗营仍遵守效忠于塔利班的誓言。Ilmurad Hikmatov(别名 Abdulaziz, 未列名)仍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真主唯一圣战组织的领导人。真主唯一圣战组织的能力因 Hikmatov 与该团体前领导人 Sirajuddin Mukhtarov(未列名)之间的冲突而受到损害。

64. 一些会员国报告说，在塔利班重新掌权后，东伊运/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作战人员从与中国接壤的巴达赫尚省的传统据点转移到巴格兰、塔哈尔和其他省份，这是塔利班努力保护和限制该团体的部分措施。会员国仍估计该团体人数在 200 至



700 名作战人员之间。据几个会员国称，该团体仍然积极开展军事训练并策划针对中国利益的恐怖主义袭击。东伊运/突厥斯坦伊斯兰党成员被鼓动加强与阿富汗的联系，成为难民或阿富汗公民，以此更深入地巩固该团体在阿富汗的地位。一个会员国报告说，东伊运/突厥斯坦伊斯兰党成员经常前往瓦罕走廊，呼吁“返回新疆进行圣战”。据一些会员国称，该团体与基地组织、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巴塔运动)(QDe.132))和“真主辅士团”密切合作，策划对中国在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的利益施恐。伊黎伊斯兰国正在利用阿富汗的动荡局势，包括在一个维吾尔小组领导下招募东伊运/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作战人员，试图发展壮大该组织，支持“东突事业”。一个会员国报告说，10月8日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炸毁昆都士 Gozar-e-Sayed Abad 清真寺的肇事者据报是来自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一名维吾尔族作战人员。

65. 在阿富汗的中亚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和东伊运/突厥斯坦伊斯兰党成员支持塔利班的接管。他们期待塔利班得到国际承认，认为这样一来他们身上的“恐怖主义分子”标签就会被摘掉。他们还预计，塔利班事实上的行政当局将向他们提供难民身份和护照，使他们能够在国际上旅行。

66. 会员国估计，阿富汗境内的巴塔运动作战人员人数在 3 000 至 5 500 人之间，他们的领导人仍是努尔·瓦利·迈赫苏德(QDi.427)。在塔利班的调解下，巴塔运动对巴基斯坦的袭击减少。据一个会员国称，已就阿富汗境内的巴塔运动家属进行了会谈，这些人希望在巴基斯坦重新定居，前提是保证他们将和平地重新融入当地社区。

## 东南亚

67. 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都报告在打击东南亚地区伊黎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的附属团体的威胁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促使恐怖主义活动总体下降，一些人乐观地认为，这些团体的行动能力可能大幅削弱。与此同时，单独行动者或激进分子发起的受煽动袭击的威胁仍然存在。8月，印度尼西亚挫败了针对独立日庆祝活动的计划袭击，逮捕了伊斯兰祈祷团(QDe.092)和神权游击队(QDe.164)的成员。逮捕行动缴获了大量武器和弹药，促成拆除了伊斯兰祈祷团在苏门答腊的一个训练设施。据报，9月，伊斯兰祈祷团领导人阿布·鲁斯丹(QDi.186)被捕，这进一步削弱了该团体。

68. 9月，印度尼西亚安全部队击毙了东印度尼西亚圣战者组织(“东印尼圣战者”)(QDe.150)领导人 Ali Kalora，可能对该团体的长期生存能力造成了沉重打击。一个会员国指出，该团体的剩余成员似乎在撤退。

69. 10月29日，在菲律宾南部马京达瑙省，安全部队击毙了伊黎伊斯兰国当地附属团体领导人 Salahuddin Hassan。Hassan 是 Daulah Islamiyah 的领导人，该团体是在该地区活动的几个恐怖组织之一。他与该国南部的一系列爆炸和袭击事件有关。菲律宾官员称他是被头号通缉的恐怖头目之一。在 Hassan 被杀后不到两个月，他的继任者也在 12 月初的一次突袭中被击毙。

70. 东南亚会员国对阿富汗可能成为恐怖主义活动的庇护所感到关切，也对利用社交媒体信息庆祝塔利班在阿富汗的胜利以及作为招募工具来在当地开展暴力极端主义或有人可能前往该地区感到关切。伊斯兰祈祷团历来与塔利班有联系，时间可追溯到 1990 年代。该区域各国当局没有报告在塔利班胜利后试图前往阿富汗情况随即增加情形，但它们对这种可能性保持警惕。

### 三. 影响评估

#### A. 关于资助恐怖主义问题的第 2199(2015)和 2462(2019)号决议

71. 在核心冲突区及周围地区的伊黎伊斯兰国领导层仍可获得大量流动资金，尽管数量远低于该团体在丢失领土前所拥有的数亿美元。数个会员国最近的评估认为，该团体的储备金在 2 500 万至 5 000 万美元之间，一些认为较低的数额更为准确。据一个会员国称，伊黎伊斯兰国剩余的大部分现金储备估计在伊拉克。会员国报告说，伊黎伊斯兰国现在经常每月入不敷出，收入为二三十万美元，支出则在五十万美元左右。资金主要用于支付作战人员和已故作战人员家属的工资或津贴，并用于行动活动和试图使被拘留的作战人员获释的努力。收入仍来自于投机性的敲诈、抢劫和绑架勒索。据报，近期在伊拉克北部的一起绑架勒索案使伊黎伊斯兰国得到了近 100 万美元。

72. 监测组以前曾报告说，伊黎伊斯兰国最为依赖未注册的哈瓦拉汇款系统和现金运送人。一个会员国介绍了资金持续流向伊黎伊斯兰国各省以及冲突区作战人员及其家属(包括一些在拘留设施或流离失所者营地的人)的情况。据称，现金款项定期从邻国运入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伊黎伊斯兰国各小组每月收到的款项减少。前些年向伊黎伊斯兰国各省的转账可能在每月 90 000 美元左右，现在接近 40 000 美元，有时更少。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霍尔营地还有一个完善的系统，利用伊黎伊斯兰国女性支持者维护的分类账系统，向居住在营地内外的伊黎伊斯兰国成员的家属分发资金。在一些情况下，有些家庭使用在该团体控制领土时分配给他们的 12 位身份号码来申领资金。据报，有数名哈瓦拉经纪人在霍尔营地活动，包括监测组在上一次报告(S/2021/655，第 68 段)中强调的 Rawi 网络的成员。

73. 如上所述，伊拉克在 2021 年 10 月初抓获了 Sami Jasim Muhammad Al-Jaburi，他是伊黎伊斯兰国的一名高级成员，因在监督该团体财务方面发挥的作用而早已广为人知，其被抓有可能提供关于该团体过去和现在财务状况的重要信息，特别是其储存和转移资金的网络及其储备的规模。

74. 伊黎伊斯兰国领导层对其储备金实施充分的业务控制，以便向海外的某些附属团体转移大量资金。据一个会员国称，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在一年多没有收到资金后，从伊黎伊斯兰国核心组织收到了二三十万美元。据评估，伊黎伊斯兰国核心组织已拨款超过 500 000 美元，用于支持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一个会员国称 Ismatullah Khalozai(未列名)是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的国际金融协助者，负责向阿富汗运送了约 87 000 美元，并亲自将一名伊黎伊斯兰国运送人从阿富汗偷渡送到土耳其。他目前下落不明。有必要监测伊黎伊斯兰国核心组织对伊黎伊斯

兰国-霍拉桑的资金支持的任何变化，将其作为塔利班接管后伊黎伊斯兰国给予阿富汗的战略重要性的一个指标。

75. 伊黎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全球附属团体通过各种方法筹集资金，包括敲诈、非法征税、绑架勒索、抢劫以及开采油气、矿物和其他自然资源。会员国强调，在非洲开采黄金和其他贵金属是一个持续的资金来源；还挖掘稀土金属，用以支持区域团体。一个会员国报告说，非洲的毒品贩运与向欧洲的非非法移民之间存在联系，这是向非洲的团体输送支持的一种手段。

76. 会员国继续报告使用社交媒体和众筹平台是一种重要的筹资手段。经常有人呼吁在非洲、中东和东南亚提供人道主义救济。一个会员国指出，为了增强自筹资金能力，伊黎伊斯兰国在东南亚的附属团体要求将天课款转给伊黎伊斯兰国附属团体。还有会员国提到，数个欧洲和西非国家的基地组织和伊黎伊斯兰国支持者意图利用天课款。

77. 会员国继续强调对使用加密货币资助恐怖主义感到关切。一个会员国指出，其金融情报部门开始从虚拟货币交易所收到高质量的可疑交易报告，经调查，这些交易显示与资助恐怖主义有关。这种说法突出表明，识别涉及区块链交易的可疑活动所需的分析工具以及要求向当局报告的监管框架日益成熟。

## B. 关于文化遗产的第 2347(2017)号决议

78.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监测组继续就查明和防止走私被盗文化财产的必要性与会员国接触。伊拉克官员强调了在对被盗或被抢劫的文化财产进行估值方面的挑战。会员国报告在伊黎伊斯兰国控制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领土期间没有发现被盗的文化财产的事件。

## C. 关于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回返者和迁移者的第 2396(2017)号决议

79. 对会员国来说，一个最迫切紧急的问题仍是在伊黎伊斯兰国核心冲突区、特别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东北部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以及其他流离失所者和(或)被拘留者及其家属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维持这种不稳定的局势变得更加困难。它具有加剧全球威胁形势的中长期风险。由于这一问题的敏感性，解决进展本就缓慢，疫情进一步减缓了进展。

80. 霍尔营地继续处于伊黎伊斯兰国的社会控制之下。该营地仍然严重超员，那里的未成年人继续受到伊黎伊斯兰国意识形态的影响。会员国对营地居民的评估各不相同，大多数会员国提供的估计数约为 60 000 人，而该营地预定可容纳 40 000 人。妇女和儿童所占比例最高，估计为 94%，营地人中有三分之二在 12 岁以下。一些高度激进的妇女迁入附近的 Rawj 营地，在缓解安全关切方面产生了一些影响，但 Rawj 营地现在已达可容纳的 4 000 人。在霍尔营地外国人附属区，仍有大约 2 000 名妇女和 7 000 名儿童。

81. 目前在叙利亚民主力量监狱中有 10 000 名伊黎伊斯兰国囚犯，其中包括约 2 000 名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会员国报告称，伊黎伊斯兰国继续筹划越狱活动，部分原因是难以招募到新成员，但其协助和吸收逃犯的能力有限，因此他们

很可能被重新抓获。例如，在 11 月，代尔祖尔一个伊黎伊斯兰国小组袭击监狱的阴谋被挫败。

82. 据评估，被拘留的作战人员和一些营地居民对该区域内外的安全构成潜在威胁。一个会员国报告持有带消音器手枪的妇女在霍尔营地进行暗杀行动。另据报告，伊黎伊斯兰国利用该营地作为行政管理平台，营地内的妇女网络负责协调和维持与伊拉克安巴尔省的跨境联系。工作包括向作战人员家属传递信息，准备发放款项和其他一般性资助，包括支付与审判案件有关的法律费用。

83. 一个会员国报告说，在伊拉克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边境上有一个广泛的走私者网络，不仅与伊黎伊斯兰国有关联，而且为走私提供便利，费用因人而异。伊黎伊斯兰国有时使用这种方法越境。

84. 一个会员国报告说，“哈里发童军”方案已恢复，主要针对年轻男童，挑选他们接受训练以形成伊黎伊斯兰国下一代。至少有两名欧洲年轻人参加了这一方案。伊黎伊斯兰国可能打算将他们遣返回欧洲开展行动，但仍难以评估这一计划的可行性。据数个会员国称，西巴尔干国家当局对从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返回的伊黎伊斯兰国人员感到关切。在科索沃，<sup>3</sup> 他们受到当地社区和宗教官员的监督。

85. 尽管面临挑战，相关国家的遣返工作仍在继续。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伊拉克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向伊拉克转移了 200 名作战人员，并将 244 个伊拉克家庭(包括 994 人)从霍尔营地遣返回尼尼微省的 Jad‘ah 营地。已开始将 Jad‘ah 营地的一些居民转移到他们的家乡，据报已有 29 个家庭(包括 111 人)返回。在一些情况下，这些家庭重返社会已证明有一定困难。

## 四. 制裁措施的执行情况

### A. 旅行禁令

86. 旅行禁令措施仍是防止恐怖主义和让名单所列人员和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无法自由越境的有效工具。当前的 COVID-19 大流行对限制国际行动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许多情况下，会员国对旅行施加了前所未有的限制，并在一些情况下随着新病毒株的出现加强了这些限制措施。会员国一致报告说，虽然仍存在前往冲突区的风险，特别是在 COVID-19 相关管理薄弱的地方，但目前没有看到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大量流动或企图流动的情况。监测组评估认为，在这些情况下，大多数名单所列人员可能仍呆在目前的地点。

87. 监测组注意到，阿富汗境内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可能试图从塔利班当局获得旅行证件。一个会员国报告说，尽管存在这样的担心，但迄今没有证据表明发生了这种情况。

<sup>3</sup> 提及科索沃时，应结合安全理事会第 1244(1999)号决议加以理解。

## B. 资产冻结

88.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监测组没有收到关于根据第 2368(2017)号决议和相关决议冻结资产的信息。监测组继续鼓励会员国持续向委员会报告此类行动。第 2610(2021)号决议促请会员国向委员会提交关于资产冻结行动的最新资料。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委员会收到三份关于基本开支的资产冻结豁免请求；一份请求获核准，一份被驳回，一份在由委员会审议。委员会收到一份关于非常开支的豁免请求，该请求未获核准。委员会驳回了通过协调人机制收到的一份非常开支豁免请求(S/2021/1041，第 25 段)。为履行第 2560(2020)号决议规定的任务，即审查第 2368(2017)号决议第 81(a)和(b)段规定的基本开支和非常开支资产冻结豁免程序，监测组于 2021 年 9 月向委员会提交了报告和建议。

## C. 武器禁运

89. 会员国仍然对中东、非洲和阿富汗存在大量武器、特别是小武器感到关切。塔利班接管阿富汗、包括接管该国的大量武器和其他军事装备，加剧了这种关切。该国面临严重的经济、金融和人道主义危机，军火和有关物资等可交易商品更易获得。它们可能被阿富汗境内的有组织犯罪分子和恐怖主义分子获得，甚至可能进入邻国。

90. 一个会员国指出，塔利班习惯于向支持其的团体赠送小武器，其中可能包括第 1267(1999)号决议和其他相关决议所制裁的团体。据报，这种风险目前没有扩大到比自动步枪更大型的武器，但这种转让可能加强有关团体的进攻能力的风险仍然存在。鉴于塔利班与基地组织之间存在着特别密切的关系，必须监测塔利班今后是否决定向基地组织提供其现在控制的国家军事装备库存中的物品。

91. 关于伊拉克，一个会员国强调，在迪亚拉和基尔库克地区的伊黎伊斯兰国作战人员购置了夜视镜，据报是通过在一个邻国运作的网络以及从当地来源购买的。

## 五. 建议

92. 目前用于向会员国和其他有关各方通报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制裁名单变动的系统主要是告知变动情况的新闻稿和普通照会。新闻稿由秘书处编写，张贴在委员会网站新闻稿部分。普通照会则稍后发送给驻纽约各代表团。这一系统应更好地促进及时更新各国政府、金融机构和其他利益攸关方使用的制裁筛检系统。

93. 监测组建议，委员会请秘书处持续随时提供最新信息，说明对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制裁名单做出的所有实质性和技术性变动，并使变动可在单一地点查阅。作为支持及时执行联合国制裁措施的进一步步骤，应考虑通过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综合名单开展这项工作。

94. 监测组意识到，用于依照第 2368(2017)号决议第 86 段和第 2610(2021)号决议第 90 段对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制裁名单所列人员和实体进行年

度审查的委员会准则所规定的现行程序十分复杂，给会员国带来了行政负担。监测组还注意到，制裁名单的一些名单条目和列名理由简述没有反映最新情况。

95. 监测组建议委员会鼓励会员国及时答复年度审查请求，并建议委员会请秘书处与监测组合作，提出对委员会准则的修订，以简化和整合年度审查程序。此类修订可包括变更收集新的列名信息并向会员国通报的程序，以及变更提出监测组年度审查建议的时间和方式。

96. 监测组还建议委员会鼓励会员国提出新的列名和修正，以确保制裁名单准确反映恐怖主义威胁。

## 六. 监测组的活动和反馈

97.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COVID-19 大流行造成的旅行限制有所缓解，可以在访问会员国期间举行更多面对面会议。此外，监测组还采用了替代安排，召开了虚拟会议，在纽约与会员国对话者进行了当面协商。监测组继续寻求与其任务有关的信息，继续通过参加与相关国际和区域组织以及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成员的会议，解释并宣传制裁制度。

98. 监测组欢迎通过 [1267mt@un.org](mailto:1267mt@un.org) 对本报告提出反馈意见。